

## 直立人

兩百萬年前，有一種人種被稱為「直立人」（Homo erectus），他們不是人類的祖先——人類的祖先是智人，簡單而言，在很久很久之前，有很多不同的人種，當中有些因為各種原因而滅絕，剩下了我們的祖先智人。而其中「直立人」滅絕的原因，據說是「懶惰」。

這是澳洲國立大學的一個研究結果。他們二〇一四年在沙特阿拉伯的利得省中部達瓦德米市一個名為Saffaqah的地方，發現了直立人的遺址，據此研究直立人的生活方式，例如如何製造和找尋生存的工具等。專家們的結論是有趣的：他們在製作石器工具時，只會在營地附近搜索，看到什麼就用什麼，那兒有一個山頭，上面有優質的石材，當然要爬上山才找到，但直立人就是不會爬，即使知道石頭是從山上掉下來，（還是沒有這樣的智慧去理解？）也從來不會爬上山頭，研究的結果也顯示，山頭沒有直立人的足跡。「他們用最省力的策略來過活」，這是研究團隊對直立人生活的一個小總結。

所以，直立人的製品，質素相對

較低，也一成不變，工具的大小、款式幾乎都一模一樣，保守、一成不變的生活，當環境不斷變化，山頭再沒有滾石頭下來的時候，不懂變通的直立人，就只有等待滅絕的命運。

相反，我們人類的祖先智人，願意為尋找好的石頭而爬到山上。（還是我們已經有這樣的智慧知道山下的石頭是從山上滾下來？）這是真正的「邁出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願意為更好的生活而花汗水，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智慧，也是人類到今天還主宰地球的原因。

時至今日，說人類滅絕太遙遠，但要令自己不受社會淘汰，跟祖先學習還是必須的。最近有些科技問題不明白，請教年輕人（年輕是相對的，人到中年最尷尬是，長輩視你為年輕人，晚輩視你為老人，自己倒不知視自己為什麼），他們秒速解答之餘，還視之為常識，並附上一個「為什麼這些東西還要問」的眼鏡。

世界在變，適應不了就會被淘汰，無論兩百萬年前還是兩百萬年後，都是不變的道理。

##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 蘭花與韭菜

《延禧攻略》前半部印象最深的角色是高貴妃，全劇開篇最強勢的貴妃，對魏瓔珞這樣的底層宮女加以欺凌，最後卻被更險惡的頴妃報復算計，她是該劇中第一位後宮戰爭的犧牲者。高貴妃的原型是慧賢皇貴妃，大學士高斌之女，雍正年間被選為四阿哥弘曄使女，後成為乾隆帝妃嬪，她的藝術形象最早出現在電視劇《上書房》中，被改名改姓為朱慧茹。《延禧攻略》更為尊重慧賢皇貴妃原型史實基礎，只是在身世、性格上進行了藝術加工。

該劇給高貴妃設計了其生母因水災而被水匪凌辱致死、高氏一族竟以此為由不讓亡母入祠堂祖墳，這個人物前史又與高斌治水的戲緊密扣題，為高貴妃的悲劇命運添上了令人憐惜之筆。高貴妃臨終時希望乾隆恩准自己的生母入高氏祖墳，母女兩代的命运折射了封建社會婦女的悲劇，顯示出《延禧攻略》嚴肅的創作態度。

該劇還將高貴妃設計成崑曲愛好

者，劇中她有段台詞，大意說蘭花長得跟韭菜一樣，蘭花還不如韭菜，韭菜可以包餃子，蘭花呢？供人明志怡情而已。劇中的高貴妃既是這樣的實用主義，又是酷愛戲曲藝術的理想主義戲痴。蘭花和韭菜，也是目前國產電影的兩類：一是努力想成為真正高品質的電影，一類是努力想成為高收益、高票房的理財產品。

扮演高貴妃的是譚卓，她一直活躍於舞台劇，她演出了高貴妃的淒厲的悲愴。「月過上元旋就缺，花爭穀雨待成塵；夢華因識無生趣，不隨流漫惜春。」這是乾隆寫給慧賢皇貴妃的衆多祭奠詩篇中一句。史料裏高貴妃還是深得乾隆的牽掛，那首首詩篇即便是乾隆爺的作秀也算秀出了真心。

##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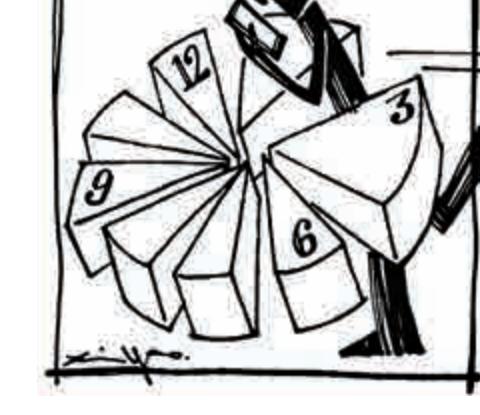
## 戰國銅錯金虎符

出土的青銅錯金「杜虎符」（見附圖），通長九點五公分；現藏陝西省博物館，比較新郪虎符和陽陵虎符等更精美珍罕。若推算無誤，應在秦惠文君時期（公元前三七年至公元前三二五年）鑄製。

除了其造型與線條優美外，最獨特和奪目的，是虎身上的錯（厝）金銘文，共九行四十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燿之事，雖無會符，行駁。」很清楚敘明當時虎符的使用法。戰國時的「錯金」工藝十分複雜精細，其藝術特徵是巧用隱嵌技法形成金線文字（或圖案）。塊范法製

作時，先在胎體表面鑄出凹槽，以雕刻刮成上寬下窄溝紋；翻鑄後，又要用尖鑿鑿槽底，直至形成許多凸起毛頭，才細心嵌壓金絲金片進內，最後用磨石打磨修整。

至於陽陵虎符，是秦國調兵遣將的憑證；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山東省臨城出土。筆者從前有幸一睹，其實也十分古拙獨特，精美非凡。虎背錯金篆書銘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陽陵。」十二字金光耀眼，清晰可辨。曾見坊間近代仿品，竟然用金漆塗寫銘文，並非古代所用的複雜鍍金技術，著實「低能」和「兒戲」。



玩微信：理智者利用碎片時間，成癮者把時間完成了碎片。

##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輪番上演很多有趣的事的城市。想起鄭愁予在贈與張北海的詩作中寫道：「山人從北海來／紐約市峰高壑險／澗谷響着車馬流水／風雷洞府 彩虹有時來渲染／一切都隔在玻璃杯外。」如此看，《俠隱》裏那個神乎其神又愛「逛吃逛吃」的李天然，也有點兒張北海自己的影子呢。

##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 寫在水上

前兩天意外收到一個意大利人的電子郵件。寫信人說：他母親一九四八年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讀書，一九五〇年與時任意大利大使館翻譯的父親「私奔」，婚後定居羅馬。母親生前和家裏鬧翻，從不講述當年故事。如今慈母已逝，他希望去中國尋根，找到外祖家親族。

九年前我關於民國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的英文專著出版。這是小衆課題，不指望會激起多大水花。不料十來年間收到了好些讀者來信。來信者不是學者，他們的母親、祖母或其他親人曾在金女大就讀或教學。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動盪，親人逝世後，記憶殘缺，如煙往事更加成謎。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搜尋資料，到處尋根。拙作是一九五〇年代後研究金女大的唯一英文專著，順理成章成為他們發掘家族史的第一步。

找我的「金女大人」來自世界各地。定居美國的，我與他們通電話，見面，聚會，有的居然成為莫逆之交。常住中國的，我也會去北京、南京、上海、成都等地拜訪。中央電視台《客從何處來》會來人諮詢。南京師範大學金女院的教授對我的研究一直熱心支持。兩年前，美國一個基金會還要我幫忙寫創立者夫婦的傳記：妻子是金女大畢業生，先生當時在重慶的英國大使館工作，兩人墜入愛河，終成眷屬。

二十五歲就英年早逝的英國詩人濟慈留下墓誌銘，哀嘆自己的聲名如同寫在水上，隨風而去。古往今來，人留下的其實絕大部分是速朽文字，立德、立功、立言談何容易。作為文學研究者，我也常發表點無關痛癢的文章、書籍。不敢奢求不朽，甚至暗自懷疑有多少人會讀學者苦心孤詣，孜孜刻刻寫出的東西。因研究與金女大結緣，多多少少能幫人圓個尋根夢，在我是意外之喜。

##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知道張北海，還是早幾年的事情。

某次在書店閒逛，見到顯眼處擺着一本名為《下百老匯上：紐約客夢》的書。由於當時剛從紐約回來，無論是書名還是百老匯大道作為封面的圖片，無疑勾起不少回憶，拿起來翻讀，竟愛不釋手。紐約的每一個角落，關於它們的來歷或掌故，全都躍然紙上，而簡練通俗的文字，又將各種「冷知識」介紹得甚是有趣，彷彿在聽一位知識淵博的老友閒聊似的。這「老友」正是張北海。

「下百老匯上」，說的是紐約曼哈頓下城百老匯大道上張北海的家。書中收錄的散文正是他在紐約這個家裏完成

的。張北海書寫美國，不似林達、薛涌等學者型作者，既沒有解讀美國社會制度的打算，也沒有為國內讀者啓蒙的抱負，倒像是一位看客，着眼於周圍人的衣食住行。帆布球鞋、牛仔褲、藍山咖啡、獨特天際線（水塔）、跪式公車、「月舞」餐車，甚至是《紐約時報》上的「計聞」，都能被他寫得入木三分。可以說，整本書沒有什麼微言大義，但其中夾雜着諸多趣聞雜記，每每讀來，總令人捧腹。比如，張北海說自己每天

## 你想做什麼？

奇、中世紀騎士文學，其中的第四部，拉伯雷寫得刺激緊張，不僅貫徹其餘各部的諷刺幽默筆風，還以龐大古埃與友人出海的故事，講述了一次反思人性、品格，以至人文精神的冒險旅程。在整個航海旅程中，他們到了訴訟島、教皇島、老人島等等，見了很多的人，藉着很多的新奇，揭露人性的脆弱，也說明了人性價值的核心：信念。

《巨人傳》一共有五部，真實的寫作順序應該是先有第二部，才有第一部，然後是以作者真名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發表的第三、第四部，以及作者去世後發行的第五部（又因為其文體與前四部有明顯分別，所以有不少人懷疑第五部是假託作者之名的僞作）。

《巨人傳》五部書，大量穿插了民間傳

，就是拉伯雷想留給讀者的結語。

如果人生不過是一次尋不見結果的旅程，我們又憑着什麼信念完成這次旅程呢？拉伯雷的《巨人傳》彷彿告訴我們，人生無常就是這個旅程的本質，因此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有權威去告訴你前路是對或錯，而到最後，也沒有人有能耐、有把柄去判斷你旅程的成果。就如《巨人傳》留下的名句，「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只要你善良的心真心相信什麼，做什麼，什麼就是成果。

## 甲蟲滾球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 爭論

研討生活、健康之道。有時也會有不同意見，但都不到拍臉的程度。

談經濟政治就不同了。在世事多變、局面複雜的今天，群中總有人高瞻遠矚，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無奈見解多篇幅短，文字表述又易有漏洞，也易予人話柄。就是一個信息，只要關乎國事世界事，也常被質疑真假，或者批字當頭，扯出了本世紀爭個死去活來、但又無法解答的難題。一來二去便以互罵、相諷、翻臉告終。

建立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稚園同學圈，不就是念在一個屋簷下讀過幾年書嗎？後來各人已散西東，有了不同的生活際遇不同的經濟狀況甚至不同的國籍，青澀友誼是敵不過滄桑閱歷的，面對的不再是清純可愛的同桌，很可能是個城府莫測的陌生人。和

陌生人爭論有意思嗎？何況群圈本是虛擬世界，天各一方相罵半天，卻不知對方是何許人士的笑話時有發生。

所以我傾向在群圈裏不爭論，應以友情為重只談生活。有興趣談政治方略者可相約一起，從容相對侃侃而談。這樣不致引起誤會，口舌也要痛快得多。

不想在群圈爭論的原因很簡單：年輕的你沒他有力氣，年老的你和他都沒有一顆好心臟。

##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 馬鵬金剛手

在無限慈悲中左手抱着一位患者，右手撫摸着脫離疾病的衆生之頭，或許只是一個自然現象的偶遇，但冥冥中是不是可理解為天降祥瑞，遠離病痛呢？我拿起手機記錄下了這個瞬間，雖說與看到的剎那已有些微的變化。

晚飯時分，我將拍下的照片給身邊的妙音子解讀。這兒不得不提一下妙音子，他從小學佛修行，常年吃素，一身寒氣，身體一直不好，機緣巧合，他成了我的患者。後來的接觸中，我們亦師亦友，他向我討教醫學，我與他探討佛教，向他學習博大精深的藏文化。

妙音子稱這幅畫為馬鵬金剛手。他說，在藏密佛經中有三尊特別殊聖的消災去病的本尊，是馬頭明王，大鵬神鳥，金剛手佛，他們合為一體的佛尊更為神聖，堪稱為病

魔之剋星，是藥王佛最強大的助手，只有與藥王佛有緣和功績深厚才得出現，佛經中這樣講得的。總之此畫意義非凡。

義診，在信仰佛教的藏民眼中如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他們誦經祈福，合掌禱。於我們而言只是行醫者本分罷了，但從他們身上我們解讀了更多對於生命的理解和看待萬物的那種祥和、謙讓。

天空傳來佛音：「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 張北海的紐約

輪番上演很多有趣的事的城市。想起鄭愁予在贈與張北海的詩作中寫道：「山人從北海來／紐約市峰高壑險／澗谷響着車馬流水／風雷洞府 彩虹有時來渲染／一切都隔在玻璃杯外。」如此看，《俠隱》裏那個神乎其神又愛「逛吃逛吃」的李天然，也有點兒張北海自己的影子呢。

##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